



名家铸就经典 名著演绎非凡

TONGNIAN

童年

〔苏联〕
高尔基·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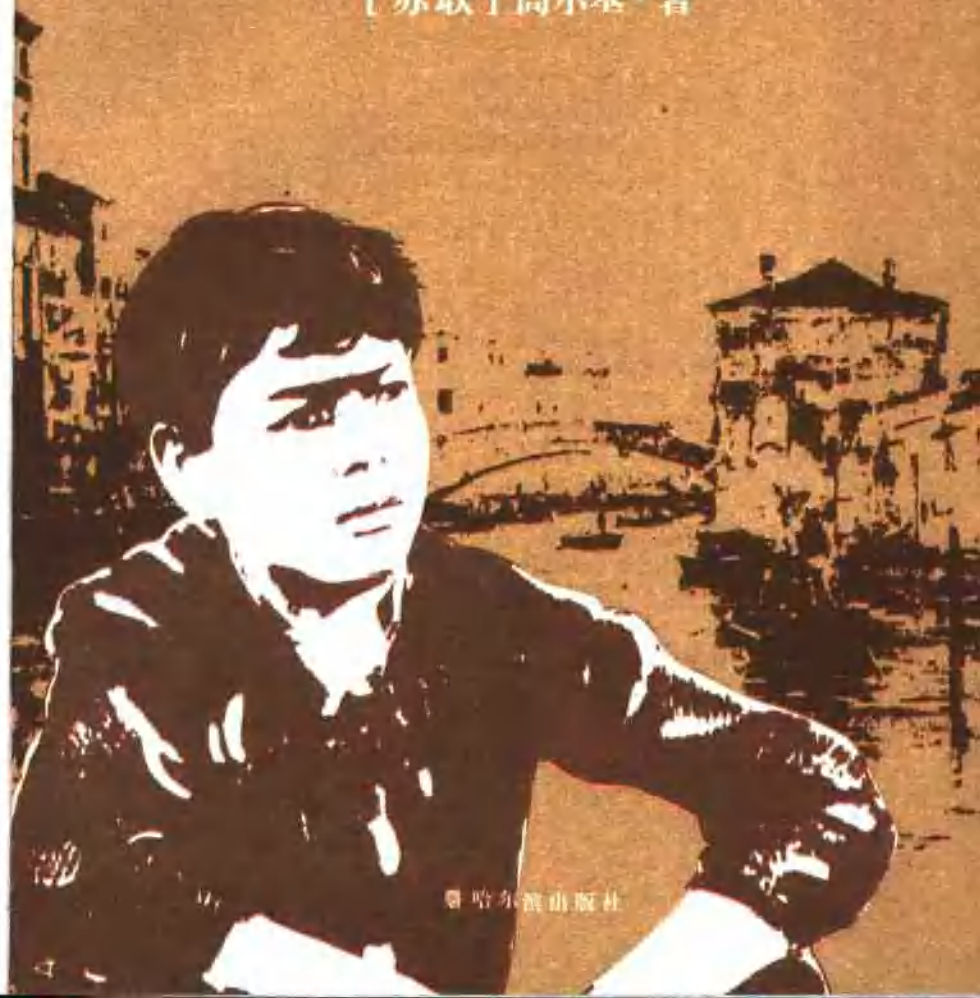
哈尔滨出版社

名家铸就经典 名著演绎非凡

TONGNIAN

童年

[苏联]高尔基·著



哈尔滨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童年 / (苏)高尔基著;李莹译. — 哈尔滨: 哈尔滨出版社, 2006.3
ISBN 7-80699-621-4

I. 童... II. ①高...②李... III. 长篇小说 - 苏联
IV. I5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146603 号

策 划: 钟雷

责任编辑: 孙小玉 王乃铮

装帧设计: 稻草人工作室



童年

主 编: 李杰 副主编: 韩雪 杨琦

哈尔滨出版社出版发行

哈尔滨市动力区文政街 6 号

邮政编码: 150040 电话: 0451-82159787

E-mail: hrbcbbs@yeah.net

网址: www.hrbcbbs.com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哈尔滨地图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 印张 5 字数 128 千字

2006 年 3 月第 1 版 200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80699-621-4/I·178

定价: 7.8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举报电话: 0451-82129292

本社常年法律顾问: 黑龙江大公律师事务所徐桂元 徐学滨



童年

前言

高尔基(1868—1936)原名阿列克塞·马克西莫维奇·彼什科夫,是前苏联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。

高尔基出生于俄国下诺夫戈罗德(今高尔基市)的一个普通的木匠家庭,早年丧父,后随母亲寄居在经营小染坊的外祖父家里,只上到小学三年级,就因外祖父破产而辍学。从此他便开始独自出外谋生,走向“人间”,到处流浪。先后当过学徒、信差、码头搬运工、面包工人、戏院配角等,饱尝了人世间的辛酸冷暖。二十岁后开始在全国各地流浪,并参加秘密革命活动。

1892年他以马克西姆·高尔基为笔名发表了处女作《马卡尔·楚德拉》,开始了文学创作的生涯。“马克西姆·高尔基”俄文原意为“最大的痛苦”,真实地表达了高尔基经历过的种种痛楚与磨难。早期作品充满了浓郁的浪漫主义气息。1901年起因参加革命工作数次被捕。1906年发表长篇小说《母亲》,描绘了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壮丽场景,列宁对该书给予了高度的评价。十月革命之后,高尔基创作了自传体三部曲:《童年》、《在人间》、《我的大学》。

《童年》、《在人间》、《我的大学》是高尔基著名的三部自传体长篇小说,通过对作家童年、少年、青年时代生活和命运的描写,展现了世纪之交广阔的时代背景和一颗伟大心灵成长的精神历程。

《童年》是高尔基自传体三部曲中的第一部。小说讲述了小主人公阿辽什卡十岁以前的童年生活,记叙了主人公成长、生活的历程,描写了那令人窒息的、充满可怕景象的狭小天地。小说从



INTRODUCTION

N

“我”随母亲去投奔外祖父写起，到外祖父叫“我”去“人间”混饭吃结束。外祖父开了家染坊，但随着家业的日渐衰落，他变得专横残暴，经常毒打外祖母和孩子们，狠心地剥削手下的工人。他还暗地里放高利贷，甚至怂恿帮工去偷东西。两个舅舅也是粗野、自私的市侩，整日为争夺家产争吵斗殴。在这样一个弥漫着残暴和仇恨的家庭里，幼小的阿辽什卡过早地体会到了人间的痛苦和丑恶。然而在这个家庭中却有一人例外，她就是外祖母。外祖母慈祥善良，热爱生活，对人忍让。她犹如一盏明灯，照亮了阿辽什卡敏感而孤独的心，使他在黑暗污浊的环境中仍保持着生活的勇气和信心，并逐渐成长为一个坚毅、正直和充满爱心的人。

《童年》是高尔基创作成熟时期的作品，从这被真实记述下来的自传中，我们可以看出青少年时代的高尔基对小市民习气的深恶痛绝，对自由的热烈追求，对美好生活的强烈向往。

编者



童年



T
ONGNIAN



目录

第 1 章	1
第 2 章	11
第 3 章	22
第 4 章	38
第 5 章	49
第 6 章	61
第 7 章	68
第 8 章	78
第 9 章	91
第 10 章	102
第 11 章	117
第 12 章	129
第 13 章	143

第 1 章

在阴暗而又窄小的屋子里，父亲懒洋洋地躺在地板上。他身穿白色衣裳，光着脚，手指打着弯儿。此刻，他快乐的眼睛紧紧地闭着，仿佛是两个黑洞，跟往常一样齙着牙咧着嘴，好像在吓唬我。

母亲跪在他身边，用一把我锯西瓜皮的小梳子，替父亲整理着头发。

母亲穿着红色的围裙，粗里粗气地叨咕着，眼泪不停地从她红肿的眼睛里流出来。

姥姥紧紧地拉着我的手，不停地哭，浑身发抖，弄得我的手也抖起来。

她要把我推到父亲身边去，我不愿意，心里很害怕！我从没见过这种阵势，有一种莫名奇妙的恐惧感。

我不明白姥姥反复跟我说的是什么意思：

“快，跟爸爸告别吧，孩子，你还很年轻，可是他死了，你再也见不到他了，亲爱的……”

我一向信服姥姥说的话，尽管现在穿一身黑衣服，她的脑袋和眼睛都显得出奇的大，挺奇怪，也挺好笑。我小的时候得过一场大病，险些送了命。父亲一直看护着我，后来，姥姥来了，我更喜欢她来照顾我。

“你从哪儿来？”我问。





“尼日尼,坐船来的,水面上是不能走的,小鬼!”她答。

在水上不能走?坐船?啊,太好玩了,太有意思了!我家的楼上住着几个大胡子的波斯人;地下室住着贩卖羊皮的卡尔麦克老头儿;沿着楼梯,可以滑下去,要是摔倒了,就会头向下摔下去。所有的这一切我都非常熟悉,可我却从来没听说过从水上来的人。

“我怎么会是小鬼呢?”

“你爱多嘴多舌!”她笑眯眯地说。从那时起,我就爱上这个慈祥而又和气的老人了,我希望她带我离开这儿,因为在这儿实在难熬。母亲的哭声让我心神不定,她一向是严厉的,从来也没有这么软弱过。母亲人高马大,身体强壮,手非常有劲儿,她总是穿戴得利利索索的。可是如今不行了,她的衣服歪斜凌乱,乱七八糟的;以前头发梳得光光的,贴在头上,像顶亮亮的大帽子,现在却散乱地落在赤裸的肩上,她跪在那儿,以至于有些头发碰到了爸爸的脸。我站了好半天了,她看也不看我一眼,只是一个劲儿地为父亲梳着头,泪水哗哗地流。门外吵吵闹闹地站着好些人,有穿黑衣服的乡下人,也有警察。



“行啦，快点儿收拾吧！”

警察不耐烦地吼叫着。窗户用黑披肩挡着，来了一阵风，披肩被吹了起来，呼呼作响。这声音让我记起了那次父亲带我去划船的事。我们正玩的起劲儿，突然天上一声雷响，吓得我大叫一声，浑身发抖。父亲大笑起来，用膝盖夹住我，大声说：“别怕，没事儿！”

想到这儿，我忽然看见母亲吃力地从地板上站起来，还没站稳，就仰面倒了下去，头发散落在地板上。她双目紧闭，面孔铁青，也像父亲似的一咧嘴：“滚出去，阿辽什卡！关上门。”

姥姥跑到了角落里的一只箱子后面，母亲在地上打着滚儿，痛苦地呻吟着，把牙咬得格格响。姥姥跟着她在地上爬着，惊恐地说：“噢，圣母保佑！以圣父圣子的名义，瓦莉娅，挺住！”

太可怕了！她们在父亲的身边爬来爬去，来回碰他，可他一动不动，好像还在笑！她们在地板上折腾了好半天，母亲有好几次站起来都又倒下了；姥姥则像一只奇怪的黑皮球，跟着母亲滚来滚去。突然，在黑夜里，我听见一个孩子的哭声！“噢，感谢我的主，是男孩！”

蜡烛点着了。后来的事儿我不记得了，也许是我在角落里睡着了。我记忆中可以接上去的另外一个印象，是坟场上凄凉的一角。

那天下着雨，我站在粘脚的小土丘上，看着人们把父亲的棺材放进深深的墓坑。

坑里全是水，还有几只青蛙，有几只已经爬到了黄色的棺材盖上。

站在坟边的，有我、姥姥、警察和两个手拿铁锹脸色阴沉的乡下人。

雨点不停地打在大家的身上。“埋吧，埋吧！”警察下着命令。

姥姥又哭了起来，用头巾捂着脸。乡下人马上撅起屁股，忙着往坑里扔土。土打在水里，哗哗直响。那几只青蛙从棺材上跳了下来，往坑壁上爬，可是土块又极快地把它们打了下去。

“走吧，阿辽什卡！”姥姥按了按我的肩膀，我甩开了，我不想走。“唉，真是的，上帝！”



不知她是在埋怨我，还是在埋怨上帝。她无声地站在那儿流着泪，坟填平了，她仍站在那儿，一动不动。后来起了一阵风，把雨给刮走了。那两个乡下人用铁锹平着地，吧唧吧唧地响。姥姥带着我，穿过一排排数不清的黑色的十字架，走向远处的教堂。

“你为什么不哭？应该大哭一场才对！”走出坟场，她批评我说。

“我不想哭。”我说。

“噢，不想哭，那就算了，不哭也好！”姥姥一脸的无奈。

我极少哭，哭也是因为受了气，而不是疼什么的。我一哭，父亲就嘲笑我，而母亲则严厉地斥责我：“不许哭！”

我们坐着一辆小马车，走在凌乱的街道上。街道很宽，两旁都是深红色的房子。

“那几只青蛙会活着出来吗？”

“或许出不来了，可上帝会保佑它们的，没事儿！”



无论是父亲，还是母亲，都没有这么热心地祈求过上帝。几天后，我和姥姥、母亲上了一艘轮船。刚生下来的小弟弟死了，包着白布，外面绑着红色的带子，孤独地躺在一张小桌子上。我坐在包袱上，从窄窄的窗户向外张望，外面泛着泡沫的脏水向后退着，四溅的水花不时地打在窗户上。我突然跳了起来。

“噢，别怕！”姥姥用她那双大手把我抱了起来，放到了包袱上。水面上灰雾茫茫，远方偶尔现出黑色的土地来，马上就又消失于浓雾之中了。周围的所有东西都在抖动，只有母亲，

双手枕于脑后，靠着船站着，像雕像那样一动不动。她脸色铁青，双腿绷直，一声不响。她变成了另外一个人，连衣服都变了，我觉得她越来越陌生。姥姥常常对她说：“瓦莉娅，吃一点儿东西吧，少吃点儿，好吗？”

母亲好像没听见，依旧站着不动。姥姥跟我说话总是轻声慢语的，和母亲说话声音就大了点儿，可也很小心，似乎还有点儿胆怯似的。她像是有点儿怕母亲，这使我和姥姥更亲近了。“萨拉多夫，那个水手呢？”母亲突然急促地吼道。

什么？萨拉多夫？水手？奇怪。一个白头发的人走进来，他穿着一身蓝色衣服，拿着个木匣子。姥姥拿过木匣子，把小弟弟的尸体放了进去。她托着木匣子走向门口，可她太胖了，要侧着身子才能挤过窄窄的舱门。她有点儿慌张。

“看你，妈妈！”母亲叫了一声，夺过木匣子，接着她俩就走了。

我还在舱里，看着那个穿蓝色衣服的人。“啊，小弟弟死了，是吧？”

“你是谁？”

“水手。”

“萨拉多夫呢？”

“是个城市。你看，窗外就是！”

窗外的浓雾中不时现出移动着的黑土地，像是刚从大面包上切下来的圆圆的一块儿。

“姥姥呢？”

“去埋你的小弟弟去了。”

“埋在地下？”

“不埋在地下埋在哪儿？”

我给他讲述了埋葬父亲时埋下了几只青蛙。他把我抱起来，亲了亲，说：“啊，小朋友，有些事你还不不懂！不必可怜那些青蛙，可怜可怜你的妈妈吧，你看她被折磨成什么样子了啊！”

汽笛呜呜地响了。我懂的，这是船在叫，所以并不怕。那个水手匆忙放下我，跑了出去，边跑边说：“赶快，赶快！”

我不由自主地也跟着跑了出去。门外，昏暗的过道里一个人也



没有,我非常害怕。楼梯上镶着的铜片闪闪发光。往上看,有些人背着包袱,提着提包在走动。他们要下船了,我也要下船了。当我和大家一起走到踏板前时,有人对我叫了起来:“谁的孩子啊?你是谁家的?”

“我不知道我是谁的孩子。”

那人拍拍我的肩上下打量着我,弄得我有点儿晕头转向。那个白头发的水手跑了过来,把我抱起来说:“噢,他是从舱里跑出来的,从阿斯特拉罕来。”

他把我抱回舱里,扔在行李上。恐吓着我:“再乱跑我要使劲打你了!”

我呆坐着。头顶上的脚步声,人声终于没有了,轮船也停止了打颤。船的窗户外边竖着一堵湿漉漉的墙,舱里漆黑一片,行李好像都大了一圈儿,挤得我喘不上气来。我难道就这样永远地被扔在了船上?我去开门,开不开,铜门把手根本就扭不动。我拿起装

牛奶的瓶子,使劲儿向门把手砸去,瓶子碎了,牛奶顺着我的腿流进了靴子里。我非常失望,躺在包袱上,悄悄地哭了起来。最后,不知什么时候,我含着眼泪睡着了。轮船启动的颤动把我惊醒了,舱里的窗户明晃晃的,像个小太阳。姥姥坐在我身边,皱着眉头不停地自言自语。她的头发很多,密实地盖住了双肩、胸脯、膝盖,一直拖到地上。她用一只手把头发从地上揽起来,吃力地把那把很小



的木梳梳进厚厚的头发里。她的嘴唇不自觉地歪着，黑眼睛生气地盯着前面的头发；她的脸在大堆的头发里显得很小，很可笑。看样子她今天不太高兴，不过我问她头发怎么这么长时，她的语调还像昨天一样温柔：“这是上帝给我的惩罚，是他在让我梳这些该死的头发！年轻的时候，这是我可供骄傲的宝贝，可现在我诅咒它了！睡吧，我的宝贝，天还早呢，太阳刚出来！”

“我不睡了！”

“好，不睡就不睡了。”她马上就同意了，一面编着辫子，一面看了看躺在沙发上睡着的母亲，母亲躺在那儿，一动不动，直挺挺的像根木头。“好了，你说说，昨天你怎么把牛奶瓶给打碎了？小点儿声告诉我！”

她说得温和甜蜜，每句话都那么有耐心，我记住了每个字。她笑起来的时候，黑色的眼珠亮亮的，闪出一种掩饰不住的愉快，她的牙齿雪白，面孔虽然有点黑，可依旧显得年轻。她脸上最难看的大概就是那个软塌塌的又大又红的鼻子头了。她从黑暗中把我领了出来，走进了光明，还为我周围的一切带来了美丽的光环！她是我永远的朋友，是最了解最关心我的人，我与她最知心！她以无尽的爱引导了我，让我在任何艰难困苦的环境中都绝不丧失生存的勇气！40年前的这些日子，轮船在我的记忆中慢慢地前进着。我们坐了好几天船才到尼日尼，至今我还能清晰地回忆起那些美好的日子。天气晴朗时，我和姥姥整天都待在甲板上。伏尔加河静静地流淌着，秋高气爽，天空晴朗无云，两岸的秋色很重，一片收获前的景象。橘红色的轮船逆流而上，船桨轻快地拍打着蓝色的水面，隆隆作响。轮船后面拖着一只驳船，驳船是灰色的，像只土鳖。随着轮船的移动，两岸每时每刻都变幻出新景色，城市、乡村、山川、大地，还有水面上漂浮着的美丽的树叶。

“啊，多美啊！”姥姥容光焕发，在甲板上来回走动，兴奋地睁大了眼睛。她偶尔站住，立在那儿，对着河岸发呆，她两手交叉围在胸前，面带微笑，眼含泪水。我扯了扯她的黑裙子。“噢，我好像睡着了！”她一震。

“你为什么哭了？”



“亲爱的宝贝，我哭是因为我太快乐了！我老了，我已经活了60年了！”

她闻了闻鼻烟，开始给我说一些稀奇古怪的故事，有善良的强盗，有妖魔鬼怪，还有阴险的圣人贤士。她的声音很低，脸紧紧地贴着我的脸，神秘地盯着我的眼睛，似乎可以往我的眼睛里灌进令人振奋的力量。她讲得形象生动，非常好听，每次她讲完了，我总要恳求她：“再讲一个！”

“好，好，再讲一个！”

“有一个灶神爷，住在炉灶里，面条儿扎进了他的脚心，他哎哟哎哟地直叫：‘哎哟，疼啊，我受不了了，小老鼠！’”

边讲着，姥姥边抬起一只脚，晃来晃去，假装非常痛苦的样子，好像她就是那个面条儿扎进了脚心的灶神。和我一起听故事的还有船上的水手们，都是些留着胡子的高大的男人。他们都夸姥姥讲得好，要求道：“再讲一个，老太太！”他们还豪爽地一挥手说：“走，跟我们一起去吃晚饭！”

餐桌上，他们让姥姥喝伏特加，让我吃西瓜，还有香瓜。不过，这一切都是偷偷进行的，因为船上有一个禁止所有的人吃水果，让他看见了就会毫不留情地把水果全扔进河里。这个人穿的衣服有点儿像警察的制服，上面钉着铜扣子，整天都喝得醉醺醺的，人们都躲着他。母亲极少到甲板上来，

她躲着我们。母亲身材高大而且挺拔，面孔铁青，辫子粗大，盘在头顶上，像王冠似的。她永远沉默着，好像有一层看不见的雾笼罩着她，她那双和姥姥一样的灰色的大眼睛，好像永远在从遥远的地方冷漠地观察着人世。她曾经严厉地提醒姥姥：“妈妈，人家可都在笑话你呢！”

“我不在乎，尽管去笑话吧，让他们笑个痛快！”

我的头脑中还可以清楚地回忆起，姥姥一看见尼日尼，就高兴得像个孩子似的。她兴奋地拉着我靠在船舷旁边，大声地说：“你看看，啊，太美了！那就是尼日尼，看啊，真像神仙住的地方！你看，那是教堂，好像是在空中飞翔！”

她兴奋得快流出眼泪了，央求着我母亲：“瓦莉娅，你快看看啊！你快把这地方都忘了吧，快看看呀，你会高兴的！”

母亲非常勉强地笑了一下。轮船停在了河中央。河上停满了船只，成千上百根桅杆伸向天空。一只载满了人的船靠上了轮船，人们从船上搭好梯子，爬到了轮船的甲板上。有一个非常瘦小的老头儿走在最前面，他穿着一身黑衣服，胡子是金黄色的，鼻子是弯的，眼睛是绿的。

“爸爸！”母亲响亮地大喊一声，扑进了他的怀里。他抱住母亲，抚摸着她的脸，声音尖锐地喊着：“噢，傻孩子，怎么啦？”

“唉，你们这些人啊！”

在这同时，姥姥则像个转动的陀螺，瞬间就和所有的人拥抱、亲吻过了。她把我带到大家面前：“噢，快快，这是米哈洛舅舅，这是雅可夫舅舅，这是娜塔莉娅舅妈，这两个表哥都叫萨沙，表姐叫卡杰琳娜！我们都是一家人，怎么样，多不多？”

姥爷问姥姥：“过得怎么样，老妈妈？”

他们吻了三下。姥爷把我从人堆中拉了出来：“你是谁啊？”

“我从阿斯特拉罕来，从船舱里跑出来的……”

“噢，天啊，他说的什么话呀？”姥爷问我母亲，没等我回答，他又一把把我推远些审视，“啊，看看，长得跟他父亲一模一样！好了，下船吧！”

下了船，沿着斜坡往上走，斜坡上铺满了鹅卵石，路的两侧是



枯黄的野草。姥爷和母亲走在最前面。他的个头儿很矮小，刚到母亲的肩膀，但他走路很快，而母亲就像浮在空中，俯视着她的父亲。紧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两个舅舅：米哈洛舅舅的黑头发整理得异常整齐，他像姥爷一样干瘦干瘦的；雅可夫舅舅的头发是浅色的，打着卷儿。还有几个肥胖的女人，穿得很鲜艳；六个孩子在最后面，都一声不出。和我走在一起的是姥姥和小个子舅妈娜塔莉娅。这位舅妈脸色苍白，蓝眼睛、大肚子，走起路来很吃力，常常停下来，喘着气：“哎哟，我可走不动了！”

“唉，他们怎么让你也来了？真蠢！”姥姥骂道。走在人群中间，我感到孤独，我觉得自己是个局外人，连姥姥好像也变了，跟我疏远了似的。我最不喜欢姥爷，我感觉他身上有某些敌意。我有点怕他，还有点好奇。上了坡，便到了大街，一座低矮的平房大院展现在面前。粉红色的油漆已经很肮脏了，房檐很低，窗户是凸出来的。仅仅是看外观，你会觉得里面的地方应该很大，可里面却分成了许多间小房子，非常拥挤。到处都是人，大家好像都在发脾气，怒气冲冲地来回走动，孩子们则像一只只麻雀，跳来跳去的，空气中散发着一股特别难闻的味儿。院子里挂满了湿淋淋的布，地上到处都放着水桶，里面的水五颜六色，也泡着布。墙角处一个矮得贴了地的小房子里，炉火烧得正旺，什么东西煮开了锅，咕嘟咕嘟地响，一个看不见人影的人在里面什么地方喊着些奇怪的词儿：“紫檀——品红——硫酸盐。”